

董尧著

北洋兵戈

三

北洋怪杰徐树铮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北洋怪杰徐树铮

董 尧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洋怪杰徐树铮 / 董尧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4

(北洋兵戈)

ISBN 7-5005-5714-0

I. 北... II. 董... III. 徐树铮 (1880~1925) —
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4439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drc.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010)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010)64033436

湖北南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电话: (027)88391585 88391589

北京市华英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5.375 印张 2791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全十册): 195.00 元

ISBN 7-5005-5714-0/K·002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南财公司负责调换)

徜徉于奸雄与英雄之间

——《北洋兵戈》序

田秉锬

十卷本系列纪实文学《北洋兵戈》是董尧先生的有谓之作。为十人立传，耗二十年功，积三百万言，先生大可无憾矣。丹青施于天地，臧否贯乎古今，物议何如，不必理它，做成了一件自我选择的事，总是痛快淋漓的。

名为“纪实文学”，“史传”的色彩毕竟浓烈。故《北洋兵戈》既可视作小说家言，亦可作史读、作野史读、作闲史读、作逸史读、作奸雄史读、作英雄史读……无意间，董尧先生又做了一回太史公，幸甚！幸甚！

这太史公很难做。一难，相隔时距太短，历史的混沌尚未沉淀出水清沙白的了然；二难，主流偏见太重，武断的谏议依然左右着官方民间的口舌。你写，你写什么？你凭什么写？好在，董尧先生早在写作的中途，即已脱离了鱼贯相随的精神队列，借“离休”之机，完成了他无职无位的平民回归。每每相聚，杯酒畅言，董尧先生无不慨然于精神之自由、笔之自由得来不易。常聚常饮，常饮常醉，常醉而常清明，醉眼中回望二十年心路，《北洋兵戈》只能是一个平民文化人历史思索后的个人话语。

目下流行的中国近、现代史，将公元1912年至公元1928年间的中华民国史定性为“军阀政府”背景下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是不很恰当的。如果多一点历史的权衡，我们自会承认，中国

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当年的理想，辛亥之后九十年尚未完全成就，谁又有权利气壮如牛地将中华民国最初的十六年描成污团？中国，至今依然还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不确定因素极多，所以这期间多无验之成效的思维定式、行为定式或权力定式。中华民国初期的大局波荡，这也是武人、文人、能人、坏人一逞其志的诱因。

《北洋兵戈》纪实文学的传主共十人，不论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抵皆为否定对象。董尧先生为这些历史人物立传，无异于公开了一种有别于政治审判的文化评判立场。这是需要胆气的。

粗览《北洋兵戈》，我知道董尧先生的文化评判还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理解和人文宽容。因为，他追踪的是历史的人迹，并由此探寻历史的人心、人情或人智；转换为文字，《北洋兵戈》自然也成为一份迟到的关于中华民国初期风云人物的奋斗、发达、寂灭的记录。何必要分什么反与正呢？那是戏台的演出之需。生活中，没有人来得及丈量人性，匆匆过客，抓住了所求，又纷纷抛弃了所得。

我钦佩董尧先生的写作毅力。我更钦佩他对十位传主的人性、人格所作的历史开掘。辩帅张勋，何其“反动”耳！但他的政治忠诚所折射出的人格坚定，正是他之后纷纭政坛上消磨最甚的良知良能。他如吴佩孚、段琪瑞、张作霖诸公，在爱国守节的层面上，也是没有污点的。

因为资料所限，《北洋兵戈》一书目前还做不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大略如此，皂白仿佛，作者与读者，基本可以无憾也。是为序。万千言又在序外。

2001年6月16日



作者简介

董尧，1931年12月出生，安徽省萧县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副编审。曾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长篇报告文学、中篇小说集等专著共12部；穷20年心血，完成《北洋兵戈》10卷。



目 录

第 一 章	醴泉村的奇人·····	(1)
第 二 章	段祺瑞慧眼识秀·····	(13)
第 三 章	因祸得福走扶桑·····	(30)
第 四 章	奇才初展：“请立共和”·····	(48)
第 五 章	“大元帅”与萧墙之祸·····	(64)
第 六 章	三次长风波·····	(78)
第 七 章	丝竹声中起阴风·····	(92)
第 八 章	大典与隆葬·····	(106)
第 九 章	徐次长重纓冠带·····	(119)
第 十 章	短命的洪宪帝·····	(132)
第 十 一 章	谁来当总统？何必黎元洪·····	(144)
第 十 二 章	府院同床异梦·····	(156)
第 十 三 章	段祺瑞欲动干戈·····	(169)
第 十 四 章	复辟狂张辫子·····	(183)
第 十 五 章	龙旗飘夕阳斜·····	(198)
第 十 六 章	再造共和的假货·····	(211)
第 十 七 章	张作霖并非傻瓜·····	(224)
第 十 八 章	渔翁得利徐卜五·····	(237)
第 十 九 章	陆建章命丧津门·····	(251)
第 二 十 章	柳条箱里逃得命一条·····	(269)
第二十一章	孙段张“三角联手”·····	(285)
第二十二章	机关算尽无处存身·····	(298)

第二十三章	困城中的曹大总统·····	(315)
第二十四章	南通访状元·····	(329)
第二十五章	状元不问平章事·····	(342)
第二十六章	“有人敢对特使下毒手么？”·····	(355)
第二十七章	廊坊——“小扇子”毕命之所·····	(367)
第二十八章	皇藏峪的尾声·····	(380)
后记	·····	(389)

第一章

醴泉村的奇人

冬。

一九〇一年

西风凛烈，枯树摇曳。

著名的古战场徐州地方，昨晚落了第一场小雪，今晨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便是一片银色世界。

城南五十里，座落在南北古驿道上的曹村集镇，鸦雀无声，冷冷清清，独有一位潇洒的青年人，漫步在村头的雪地上，等候北上过路的马车。

他叫徐树铮，萧县醴泉村人，刚刚 20 岁。是个 12 岁中秀才，16 岁补廪生，17 岁南京考举名落孙山的学子。自从南京败北，他便冷于功名了，要走向茫茫大海般的社会，去施展他的抱负。

徐树铮缓慢地踱着步子，心里波涛般地翻腾：“社会——是个什么东西？是它最后吞食了我，还是我最后驾驭了它？”

昨天深夜，他立在门边望着飘飘飞扬的雪花，便兴高采烈地想：“我要迎着飞雪冲出去了！飞雪将淹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污浊，我徐树铮将还世界一个洁白纯净！”

母亲把他唤回屋里，一边轻轻地弹着他身上的雪粒，一边说：“灵，落雪了，天气更冷了，怕是没有过路的车了，你明天就别走啦。”

树铮望望体弱的母亲，说：“娘，不怕。择好的日期还是不用更改了。你该知道，我决定了事情，是从不悔改的。”

娘叹声气，再不出声——

四十六岁的岳氏夫人，是一个颇知书理的人。丈夫徐忠清，虽然头上有一顶拔贡的功名，却冷于仕途，只在乡里守着一个塾馆，为人教理子弟。夫妻身边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树铮最小，也是他们最疼爱的一个。“天下父母疼小儿”，这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大儿树衡、二儿树簧都已长大成人，终日东奔西走，独立生活了；四个女儿也先后走了三个，只有小女儿患了先天性的软骨病，是母亲的一块心病。

要说岳氏钟爱小儿树铮，却还有一个微妙的原因：据说，岳氏怀着树铮就要临产的时候，竟然出了这样一件奇事——

那夜，岳氏在睡梦中，忽然听得门外有木鱼声，且越敲越响。岳氏忙去开门，却见是皇藏峪瑞云寺的住持性空法师上门化缘。徐家乐施好善，远近闻名。当年瑞云寺遭了大火，变成一片废墟，徐忠清就拿出三年的积蓄，帮助重修寺院，再造金身。如今性空上门来了，自然有求必应。只是，岳氏明明记得，在瑞云寺大火之前，性空法师早被一只恶狼吃了。吃他的那只狼，是深夜趁着法师出来小解闯进禅堂的。狼饱餐之后，发现门已闩死，便无法出去。又值那年寺院萧条，僧侣多云游他乡，再无人开门。日久天长，狼竟被饿死了。因而，当地流传着“吃了和尚饿死狼”的故事。岳氏一见性空，惊恐万状，忙说：“法师不是圆寂了么，今日怎么……”

性空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答非所问地说：“夫人有大喜临门，贫僧特来致贺。”

岳氏说，“如今年景失收，战乱连连，生活艰难，家事也不顺心，有什么喜事敢劳动法师大驾？”

性空说：“徐门将有贵人出世，老僧这里有灵芝一枝，权作贺

礼。愿贵人长命百岁，事事如意！”

岳氏接过灵芝，忙致谢说：“法师一生好善，乡里有口皆碑。不想竟然遭到恶狼所害，众乡亲都为法师悲伤。今天，法师还来寒门祝贺，徐氏一家永不忘法师盛情。”

“这就不必了。”法师说：“万般世事，都是该来的而来，该去的而去。归根到底，还脱不了一个空字。老僧从不把生死放在心上，功名利禄更与老僧无缘。若不是觉得徐家好善积德，老僧是不会出来送灵芝的。承蒙夫人惦记老僧的生死，我也不再多说几句了。其实，世事万端，无不空空，生即死，死即生；有即无，无即有；世人切不可贪婪功名利禄。夫人再得贵子，只怕难懂这些。老僧也就不愿再说别的了。”

岳氏还想再说什么，性空已飘然而去。岳氏再追，只觉腰疼梦醒，遂生下一子。因为这个儿子是随“灵芝”而来，忠清便为他取了个乳名叫“灵”。

说来又奇：这孩子一落地，便不哭不闹，只圆睁着两只小眼睛，审视面前的这个新世界，似乎什么都明明白白：有人站在面前对他微笑，他也微笑；人点头，他眨眼；人说话，他动嘴；人发怒，他便瞪眼睛。岳氏对儿子的机灵，十分欣慰，但也觉得他太机灵了，只怕成人之后不安分，惹是非……

现在，儿子要外出，岳氏的心自然放不下来。她能够为儿子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已是深夜，她还是冒着雪出去找新婚不久的儿媳夏红筠。

“红筠，你该劝劝树铮，让他别外出了。听说到处都不平静，兵荒马乱的，上哪里去呢？”

比儿子大两岁的媳妇夏红筠，颇有点羞惭地说：“娘，我怎么好劝他呢？由他去吧。”她低着头，又放低声音说：“他还劝我呢，说‘男儿志在四方，总不能困在家中一辈子！’还说‘你也是大家闺秀，读

过不少书，该是知书达理，可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咱这片小院子里。”娘，你说……”

岳氏听明白了，知道儿媳是劝过儿子，只是没有劝转。便又叹着气说：“也是个理。男孩子大了，总不能老圈在家里。由他闯去吧，能不惹祸，就是祖宗的阴德了。”

岳氏最怕小儿子外出——早两年，树铮曾只身跑到了清江浦，求着父亲的一个朋友找到了一个份事情做。岳氏硬是放不下心，闹着丈夫忠清把他找回来，并且匆匆忙忙为儿子完了婚，希望能定他的心，谁知还是定不了。

红筠见婆婆还是不放心，又说：“娘，你别担心了，这次他不是去别的地方，是去济南。到济南去找我哥哥。我哥哥会帮助他、会照顾他的。”

岳氏心里一轻。她知道，红筠的哥哥夏仲陶在济南做事。“有熟人照顾，又是这么近的亲戚，一定会帮助的。”她这样想。

树铮一边踱着步子，一边又惦记起母亲来了：“母亲，太辛苦了，她把心血都付给了儿女！”

一辆马车满满地装着柴禾飞奔而来。驾车人只在村头打了两三声响鞭，车便向北方飞驰而去。

徐树铮呆呆地抽了一口气。“人家不载人，有什么办法。”

一只飞鹰从西北碧蓝的天空冲了过来，在村庄上空急急打了个转，又向西北去了。徐树铮的目光随着远去的飞鹰，一下子触到了那脉绵绵延延的山岭。由此想起了这座山的悠久而优美的传说——

那座山的古老名称，叫黄桑峪，因山峪多产桑而得名。桑可养蚕，蚕会结茧，茧可缫丝，丝可织锦卖银。大山给这里的穷苦百姓带来了生路。穷人是最不忘情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便是山峪

称“黄桑”的由来。到了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彭城得胜，刘邦狼狈逃窜，逃到黄桑峪，便被追兵赶上。他不得不潜进一个石洞，这才保住了性命。项羽毕竟是个有勇无谋之辈，只知东杀西拼。结果，乌江一败，便淹没于历史，刘邦成了汉家开国的皇帝。刘邦在黄桑峪躲过难，黄桑峪自然和皇家攀上了亲。献媚之辈便把“黄桑峪”更名为“皇藏峪”。自那以后，造庙封禅，好不热闹。黄桑峪本来只有一间庵棚，受封之后，便造寺修院，广招僧尼。起先，有人以刘邦平步青云为意，取寺名做“登云寺”。后来，大夫们嫌俗，说“当年我主身藏山谷，天空便出现朵朵瑞云，且经久不散，何不叫它为‘瑞云寺’！”就这样，一峪一寺，使穷山风光起来。自汉至唐，自明至清，代代香烟袅袅，晨钟暮鼓，善男信女，不远千里而来。地方人，自然以此为荣。只是近年战乱、天灾，峪、寺都又冷清了。

望着远山，徐树铮挺起胸脯，笑了。

“刘邦当年斩蛇起义时，不过是一位小小的泗水亭长。他能有天下，还不是闯出来的！若是贪恋小沛而终老，怕终生连个七品芝麻官也混不到。我徐树铮经纶满腹，早有‘神童’之称，难道不如一个小亭长吗？！”他觉得离家出走，是他的一条光明大道，他要毫不犹豫地走到底！此时，他再看看生育他的那片小小村庄，竟觉得像一只鸟笼，“我终于飞出来了，要在这无边无际的长空翱翔！”

他的妻子夏红筠踏着积雪赶来了。她怀里还抱着一个花布包裹。

“红筠，你怎么来了？”树铮迎上去。

“娘放心不下，让我再给你送几件衣物。说‘北边准比这里冷’怕你冻着了。”说着，便羞怯地低下头。

树铮知道红筠说的是借口话，其实是她心里不安，有意想挽留他——昨晚，红筠在婆婆面前虽然说了一些“男儿志在四方”、“济南有哥哥关照”的话，但心里还是有另外想法：“新婚燕尔，外边又

兵荒马乱，她怎么舍得让他出去乱闯呢！”树铮去抚摸她抱着包裹的手，疼惜地说：“瞧你手冻的，冰块似的。不让你送，你非送不可。我外出没有事，你在家冻病了，我怎么能安心？”

“不怕。冻不病。”红筠说：“我只怕你。落了头场雪，还会有二场、三场。偏偏挑选这个时候出门，能不叫人挂心！树铮，改改日子再走不行吗？”

“别改了。”树铮说：“业经定了的事情，就得毫不犹豫地去做。我希望你能体谅我。”

红筠用羞红的双眸望望丈夫，说：“我什么事情不体谅你了？”

“没有不体谅我的地方。我只是比方。”树铮说：“其实，我也舍不得离开家，更舍不得离开你。可是……”

“别说了，我懂。我是你的妻子，我能不懂！”说着，又低下头，眼圈儿更红了。

树铮拿出手绢为她轻轻地擦眼角。说：“红筠，不是说好了么，你怎么又伤心了？别，我走后，一旦有事情做了，我一定回来接你。到那时候，咱们朝夕相处，再不分开。”

红筠笑了。她接过丈夫的手绢，又朝丈夫身边轻轻偎依着，低声说：“刚刚还‘男儿志在四方’，怎么又卿卿我我的了！”

“你个坏红筠！”树铮轻轻扭了一下妻子的香腮。

南方一阵铜铃声，一辆马车冲过来。

红筠把包裹交给丈夫，一边说：“树铮，你记住，对我哥哥，不必抱多大希望。他是个心胸不宽的人，没有气量；再说，他也不是个有地位的。万一谋事不成，你就早早回来。”

“知道了。”树铮接过包裹，说：“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家中事全靠你了，娘身体不好，四姐半瘫，你都得操心。”

“你只管放心走吧，该怎么做，我会做好的。”

徐树铮上了马车，挥手告别了妻子，付了车资，上道北行，直奔徐州。马铃叮咚，车身颠荡，徐树铮坐下好久，才稳下神来。

那时候，交通艰难，只有去府城的大道上早晚才有马车来往。那马车，车厢车轮皆为木制，长长的车身，中间有个方斗，斗上冬天围布帐，夏天蔽天棚，两只大马驾着，坐五七个乘客，一日能走七、八十里路，车资一块银元。有点家资的人才敢坐这样的车，而贫困之家，有人外出多靠步行。

徐树铮刚刚稳神，车上一位老年乘客便笑着答讪起来：“徐秀才，你要进府城？”

徐树铮笑着，点点头。“老人家也进府城？”

老人也笑笑点头。“你还认识老朽么？”

徐树铮举目一看，此人高高的身条，一件长袍，戴一顶毡帽，身边放一个马扎，手中拿一根长竹杆的烟袋，脚上穿一双轻便的牛毛窝鞋，颇有些儿经济行当的司爷气派。徐树铮虽觉面善，一时竟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了，只好说：“学生眼拙，一时记不起了，”

老人轻轻摇着头，口里缓缓地说出几句话：“中炮七路马过河，车高左炮对屏风……”

徐树铮想起来了，原来是早年在徐州风景区云龙山上摆棋擂的孙老头。忙说：“抱歉，抱歉！学生当时只是一股初生犊儿之性，论棋技，当然还得甘拜下风，只怕拜老先生为师还欠资格呢！”

“不！”老者说：“我佩服你，你是个高手；不是瞎闯，是技高一筹。”

——原来这位老先生在云龙山下摆过多年棋阵，自称“徐属八县无对手！”那一年，徐树铮转学到徐州，与几位同学去游云龙山，有人提及这个孙姓棋手，徐树铮以为“他是个江湖客”，便不屑去结识他。可是，心里却不平，一是自己也觉棋艺不一般，想出出风头；另外，那天也巧，他们无意中竟走到老者面前。徐树铮搭眼一看，那

老者布的棋盘，不仅将自己的老“帅”用钉子钉死了，两侧还写了一付咄咄逼人的联语：

棋坛英豪，
四海无敌！

徐树铮一看，便很不高兴。“有多大能耐，竟敢出此狂言？”他停步细观，明白了：原来这老者摆的是一个“中炮七路马过河”的江湖阵。心想：“你这阵只能哄哄村间小儿，略知棋理的人也不屑一顾。”他转身想走。但转念又想，不能走。“听说这老家伙海口夸得极大，并且说‘徐属八县无对手’，我得看看他究竟有多大本领！”

徐树铮一来觉得自己棋艺不凡，识破了这个小小的布阵，一定能够胜他；二来也是少年气盛，常在大庭广众中来显示自己，莫说一个江湖佬，一些地方上颇有名气的儒士，也常常对他赞不绝口

树铮走上前去，先向老者要来锤子，也将自己面前的老“将”钉死，然后开局。

那老者原以为这学生只是初生犊儿不怕虎，但见他也钉上老“将”了，便知有三分来头。忙说：“罢哩罢哩。我这把年纪，怎么好和你相争，胜了也不服众家。”

树铮说：“你若是败了呢？”

老者“哈哈”笑了：“我在云龙山下 20 年了，尚未见对手。你还是免了吧。”

徐树铮硬是不同意，非决战不可。并说：“老先生，你请！”

老者见徐树铮非战不可，便施小小一计，以卒吃了对方的车。本想诱徐树铮吃他的炮，树铮却不吃，笑道：“老先生想等我的车吃了你的炮，你转身再来个马踩车，长驱直下。我偏偏来个车四进二，